

# 美國東亞軍事優勢地位的挑戰： 中國「反介入」與美國「反反介入」 的角力

---

## The Challenges of US Military Primacy in East Asia: A Contest between China's Anti-access Strategy and US Counter Anti-access Strategy

蔡明彥 *Tsai, Ming-Yen*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本文試圖探討中國「反介入」戰略與美國「反反介入」戰略的角力，並且認為中國提出的「反介入」戰略已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優勢地位構成一定程度的挑戰。

中國的「反介入」戰略主要用來阻絕美軍在台海地區進行必要的軍事部署與運作。中國軍方提出「反介入」戰略，反映出中國試圖運用「不對稱戰爭」的手法，挑戰美國在東亞的軍事支配地位。美國為了確保其軍事優勢，已經開始跟區域盟友發展更緊密的防務合作關係，並且加強美軍在東亞地區的前進部署武力，藉以反制中國的「反介入」戰略。

從結構面來看，中國「反介入」戰略與美國「反反介入」戰略的角力，顯示美、中之間的安全關係已隱然出現所謂的「安全困境」。中國方面認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與軍事優勢地位可能限縮中國未來處理「台灣問題」的行動自由度。另一方面，美國則認為中國在國力崛起後，不斷增加軍事投資，已經對區域現狀產生衝擊，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與美國區域盟友的合作，防範中國的軍事發展威脅區域穩定。

中國「反介入」與美國「反反介入」的角力，牽涉的不只是美、中之間的「軍事能力」競爭，還包括雙方「政治決心」的對決。但是假如美、中雙方在展現決心的同時，未能維持戰略對話或是建立管理危機機制，則在展現決心的過程中，可能反倒升高兩國在結構面的「安全困境」。

對美國而言，如何因應軍力不斷崛起的中國，已成為美國要確保東亞軍事優勢地位面臨的最大挑戰。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contest between China's anti-access strategy and US counter anti-access strategy. It argues that China's anti-access strategy has posed challenges to US military primacy in East Asia.

China's anti-access strategy is designed to impede the deployment of US forces and disrupt the US military's ability to operate within the theater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development of anti-access strategy shows China's efforts to challenge US military predominance in East Asia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asymmetric warfare. To ensure US military primacy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has sought to counter China's anti-access strategy by means of building closer defense ties with regional allies and enhancing forward-deployed forces in East Asia.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tructure, the contest between China's anti-access strategy and US counter anti-access strategy reflects the rising of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the two military giants. As China worries that US military primacy in East Asia could restrict China's freedom of actions to resolve the "Taiwan problem", the United States concerns that China may challenge

regional status quo with its rising military strength.

The contest between China's anti-access strategy and US counter anti-access strategy involves these two countries' competitions in the arenas of military power and political determination. However, wh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y to show their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their own strategy, the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them could ascend if they fail to maintain strategic dialogue or build crisis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United States, how to deal with a militarily powerful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security challenge in East Asia.

---

**關鍵詞：**反介入、反反介入、美中安全關係、美日澳印安保合作

**Keywords:** Anti-access, Counter Anti-access, US-PRC security relations,  
US-Japan-Australia-India defense cooperation

## 壹、前言

美國智庫藍德公司在 2007 年 4 月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深入龍潭：中國反介入戰略及其對美國的意涵」(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該報告指出中國軍方正發展所謂的「反介入」( *anti-access* ) 戰略，試圖在未來台海發生衝突時，阻止美軍介入台海情勢。雖然過去幾年美國國防部已經針對中國的「反介入」戰略表達多次關切，但是在藍德公司這份研究報告公布後，還是掀起美國各界對中國發展「反介入」戰略的廣泛討論。

中國發展「反介入」戰略，牽涉到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安全關係與戰略互動。觀察東亞國家的戰略意圖與軍事潛力，中國被視為最具有挑戰美國東亞軍事支配地位的潛力。<sup>1</sup>但現階段美國在軍事科技與武器裝備上，仍具有絕對優勢的地位，面對美國在東亞地區擁有的軍事優勢地位，中國軍方提出「反介入」戰略，試圖阻止美軍在特定情境下介入中國軍方在東亞地區尤其是台海地區的軍事運作。而面對中國軍方提出的「反介入」戰略，美國也開始採取反制措施，確保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優勢地位。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中國「反介入」與美國「反反介入」戰略的角力，內容將包括幾個重點：第一、從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地位切入，探討美國軍事優勢的現況與中國對美國軍事優勢地位的認知；第二、探討中國提出的「反介入」戰略，並分析「反介入」戰略的內涵與中國執行此項戰略的能力；第三、討論美國為因反制中國「反介入」戰略所採取的措施；最後，提出本文研究總結。

---

<sup>1</sup> U.S.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Washington DC: U.S. DoD, 2006), p.29.

## 貳、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優勢地位

在冷戰時期，美國爲了防範蘇聯的軍事威脅與勢力在亞洲擴張，分別與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泰國、澳洲、紐西蘭等國家簽署雙邊防衛協定，對蘇聯採取「圍堵」(containment)政策。在圍堵政策的指導下，美國對亞洲的戰略佈局便透過「軸輻戰略」(hub-and-spoke strategy)，形成一個由美國爲輪軸中心、以亞太國家爲輪軸支柱的區域性雙邊同盟網絡。<sup>2</sup>1991年12月蘇聯瓦解後，美國以世界唯一超強之姿，揭櫫「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將確保美國世界領導地位，視爲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尋求確保國際「現狀」(status quo)、維持美國在國際政治的優勢支配地位。<sup>3</sup>而冷戰的結束也讓美國在東亞地區持續享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地位。

1991年波灣戰爭後，美國積極推動所謂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尋求透過高科技資訊技術，提升美軍在偵測、通訊與資料處理上的效率，一方面阻絕敵人取得戰場情資，另一方面加強美軍在戰場上即時情報的傳遞，並且發展新一代武器，建立全天候的運作與精準打擊能力。<sup>4</sup>美國積極發揮資訊革命的潛能，對美軍的情報、運作、組織、準則與技術等領域進行全面整合，這樣的發展讓美國在RMA領域居於世界領導地位。正如學者Robert Ross所指出：「假如東亞地區出現所謂的『軍事事務革命』，那將是一場美國主導的革命」。<sup>5</sup>

美國爲了確保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優勢地位，基本上採取兩個主要的作法：第一、積極與接受區域現狀與安全秩序的東亞國家，建立並且強化彼此的同盟

<sup>2</sup> Philip C. Saunders, "A Virtual Alliance for Asian Security," *Orbis*, Vol.43, No.2 (1999), p.247.

<sup>3</sup> Warren Christopher, "America's Leadership, America's Opportunity," *Foreign Policy* Vol.98 (Spring, 1995), p.13.

<sup>4</sup> Steven Metz, "Racing toward the Future: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Current History*, Vol.96, No.609(1997), pp.184-188; Lawrence Freedman,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Affairs, Adelphi Paper 318*(London: IISS, 1998).

<sup>5</sup> Robert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1999), pp.101-102.

關係，共同維護區域現狀；第二、調整美軍在東亞的「前進部署武力」(forward deployed forces)，強化美軍在此地區的軍事基地與中繼設施，提升美國因應東亞突發狀況的能力。<sup>6</sup>

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重要利益之一，便在於防止區域霸權的興起。在美國眼中，亞洲地區若出現區域性霸權，將會改變區域現狀，影響美國的安全與繁榮，衝擊美國在此地區的領導地位。<sup>7</sup>然而，東亞地區在進入 21 世紀後，區域權力結構開始出現重組，尤其「中國崛起」是否會對區域安全秩序造成衝擊，已成為各界觀察東亞安全情勢的重點之一。<sup>8</sup>

美國五角大廈在 2006 年版的《四年期程國防評估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與《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位為處於「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country at strategic cross-roads)，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戰略意圖不明，「中國崛起」可能為區域情勢帶來正面影響，但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因此美國必須採取具體行動，引導中國朝正面方面發展，並「防範」(hedge) 中國朝負面方向發展。<sup>9</sup>

美國五角大廈在近年來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書中，一再表達對中國軍力發展的憂慮，擔心中國的軍力現代化將危及區域情勢的穩定，並在台灣海峽或亞洲其他地區引發跨國衝突。<sup>10</sup>在 2006 年公布的《四年期程國防評估報告》當中，五角大廈警告：「中國軍力現代化的步調與規模，已經危及亞洲地區的軍事平衡。」<sup>11</sup>

在中國方面，面對美國的霸權地位與軍事優勢，一直抱持質疑的態度，因

---

<sup>6</sup> Michael Mastanduno, "Incomplete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curity Order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50-152.

<sup>7</sup> Zalmay Khalizad and Ian O. Lesser, *Sources of Conflict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Regional Futures and US Strategy*(Santa Monica, CA: RAND, 1998), pp.53-54.

<sup>8</sup> For example, see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Winter 2004/2005), pp.64-95.

<sup>9</sup> U.S.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pp.29-30.

<sup>10</sup> U.S.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5*(Washington DC: U.S. DoD, 2005), pp.12-14.

<sup>11</sup> U.S.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p.29.

此中國在冷戰結束後，一再地強調必須建立「多極化」世界，並且利用各種國際場合，聯合俄羅斯、法國、中亞與東南亞國家，公開譴責「強權政治」與「集團政治」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表達對美國「霸權主義」的關切與不滿。<sup>12</sup>

中國方面認為，美國「霸權主義」正在國際體系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並且已具體地表現在美國對國際金融、區域安全與各國內政的干預。具體的事實包括：美國向外推展民主價值，試圖對反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國家進行「政權轉移」（regime changing）；美國除了在世界各地區強化既有的同盟關係外，也尋求與其他國家發展新的防衛伙伴關係；美國持續運用優勢武力，追求政治目標；美國持續對各種區域性衝突進行軍事干預。<sup>13</sup>有鑑美國「霸權主義」的持續擴張，中國軍方領導人指出，中國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勢必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矛盾與鬥爭。<sup>14</sup>

尤其中國軍方對於美國利用軍事優勢地位，設法遏制競爭對手的作法，一直感到不安。根據解放軍領導人的分析，美國在擴展國際霸權地位的過程當中，主要是以中國為假想敵。冷戰結束後，美國的主要戰略構想是「以美洲大陸為依托，以北約與美日軍事同盟為兩大戰略支柱，從歐亞兩大陸向全球進行新的戰略擴張，把美國的領導作用拓展到世界各地，同時將防止新的全球性與區域性競爭對手出現視為重要任務，以確保美國唯一的超強地位。」<sup>15</sup>

在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後，中國軍方領導人開始評估美、中在台海地區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並且呼籲加速推動解放軍現代化，以嚇阻美國運用武力干預台海情勢。<sup>16</sup>面對美國軍事霸權地位，解放軍認為中國必須採取因應作

---

<sup>12</sup> "Full Text of Sino-Russian Joint Statement," *Xinhua*, September 3 1994, in FBIS-CHI-94-172, 6 September 1994, pp.21-22; "Russia and China Issue Joint Statement," *Xinhua*, 25 April 1996, in SWB, SU/2596, 26 April 1996, p.B/1; "China, France Sign Joint Declaration," *Beijing Review*, 2-8 June 1997, pp.7-9.

<sup>13</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3 (Winter 1999/2000), p.62.

<sup>14</sup> 熊光楷，《國際戰略與新軍事變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9。

<sup>15</sup> 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29。

<sup>16</sup> Robert Ros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為，而隨著中國國力逐漸發展，解放軍也開始提出「海洋為重要生存空間」的概念，尋求在中國周邊海域建立「積極防禦區」（zone of active defense），提升中國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內的影響力。<sup>17</sup>

整體來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安全關係同時存在戰略競爭與戰略合作。美國面對處在「戰略十字路口」的中國，仍然強調必須與中國進行交往，藉以鼓勵中國朝正面道路發展，成為美國的經濟伙伴與重要「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但是在比較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目的與安全關切後，可發現美、中之間仍然存在戰略競爭關係，這種戰略競爭關係正中國國力的崛起而逐漸浮現。

## 參、中國「反介入」戰略的內涵與運作能力

### 一、內涵

中國的「反介入」戰略是其對台軍事戰略的一環，主要的戰略邏輯建立在台海若發生緊張情勢，中國必須面臨第三國介入的可能性。中國軍方認為，「反介入」戰略運用的時機可在平時、危機與戰時，目的在於嚇阻、延遲、襲擾、複雜化美國在某一特定地區進行武力動員、部署與部建。<sup>18</sup>而且「反介入」戰略是一種高科技戰爭，運作過程必須快速地將軍力投射至周邊地區，應付那些擁有武器與技術優勢、但卻沒有強烈意圖佔領中國領土的敵人。<sup>19</sup>

中國「反介入」戰略的應用場域，目前主要在東亞與台海地區，應用對象則鎖定最有可能介入台海情勢的第三國包括美國與日本。觀諸中國「反介入」戰略的內涵，大致包括幾方面的特點：

---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 (2000), p.119.

<sup>17</sup> James Lilley and Richard Solomon, “Strategic Perspective,”

<http://www.ndu.edu/inss/books/Books%20-%201998/Strategic%20Trends%20in%20China%20-%20une%2098/chinasess3.html>

<sup>18</sup> Eric V. Larson, *Assuring Access in Key Strategic Regions*(Santa Monica, CA: RAND, 2004), p.8.

<sup>19</sup> 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Santa Monica, CA: RAND, 2007), p.24.



### （一）強調「不對稱」戰爭概念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超強，在軍事科技領域的發展程度，遠遠超越世界其他國家。面對美國擁有的軍事優勢，中國軍方瞭解其本身無法在短期內，全面趕上美軍的高科技作戰能力，因此必須針對美軍的關鍵性弱點，發展出新的作戰準則與作戰能力。在這樣的構想下，中國軍方開始在軍事科技領域，推動所謂的「選擇性現代化」，引進利用「不對稱」戰爭概念，尋求對美軍的指揮系統與軍事據點進行重點打擊，進而實現「以弱擊強」的目標。<sup>20</sup>

### （二）掌握戰場主動性

有鑑於美軍擁有高科技的武器裝備，中國軍方認為應盡量避免跟美軍打一場傳統式的面對面戰爭。由於解放軍的武器裝備不如美國先進，因此若要與美軍作戰，必須採取「先發制人」，才能掌握戰場的主動性。倘若讓美國對中國發動先制攻擊，或是等到美軍完成軍事部署，才與美軍作戰，將會讓解放軍處於被動而且不利的地位。<sup>21</sup>在中國軍方看來，對美軍發動先制攻擊，至少可以達到三方面的效果：第一、讓美國處於戰爭的被動狀態；第二、讓美國在遭受突擊後，無法立即動員或部署部隊；第三、對美國及其亞太盟邦產生強大的心理震懾，使其不敢貿然介入台海情勢。<sup>22</sup>因此，對美軍及其盟邦發動先制攻擊，不僅能讓解放軍掌握戰場主動性，也是防止美國及其盟邦介入台海情勢的必要手段。

### （三）挫折對手的戰略意圖

中國方面向來相信，「台灣問題」並非美國的重大利益或關鍵利益，因此若能挫折美國的作戰意願，將能防止美軍介入台海情勢。中國軍方認為，只要

---

<sup>20</sup> Paul Dodge, "Circumventing Sea Power: Chinese Strategies to Deter U.S. Intervention in Taiwa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3(2004), p.392.

<sup>21</sup> 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p.31.

<sup>22</sup> *Ibid.*, pp.31-34.

能夠設法造成美軍官兵大量傷亡，並且升高美、中戰爭的政治、經濟與軍事代價，則美國介入台海情勢的意願將大幅降低。一旦美國民眾與輿論質疑美國介入台海情勢的必要性，將會複雜化美國介入台海情勢的決策過程，讓美國政府不敢貿然在台海地區採取軍事行動。<sup>23</sup>

#### （四）削弱對手的軍事運作能力

在中國軍方看來，美軍對高科技資訊系統存在高度依賴，因此若能透過「硬殺」與「軟殺」手段，攻擊美國的C4ISR系統、電腦網路系統、太空衛星系統、航母艦隊與海空軍基地，將能干擾美軍與其盟邦的軍事運作能力，防止美軍在短時間內進入台海地區作戰。<sup>24</sup>另外，美國在東亞地區雖派駐前進部署部隊，但是美軍欲在此地區從事軍事行動，仍須從其他地區增調部隊。有鑑於此，中國軍方認為，一旦台海緊張情勢升高，必須對美軍的運補設施、後勤基地與海運線進行攻擊，以延遲美軍增派部隊赴東亞地區的相關行動。

#### （五）離間美國與盟邦之合作

根據中國軍方的觀點，美國若想在東亞或台海地區從事軍事活動，必須取得區域盟友的政治與軍事支持。假如中國能夠成功地分化美國與重要區域盟友尤其是日本的安保合作關係，則美國介入台海地區的軍事運作能力，將會嚴重地弱化。中國「反介入」戰略的重點之一，便在於分化美國與盟邦的合作，讓美國盟邦在中、美出現軍事對峙時，不要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為達此目標，中國軍方主張可透過武力威脅，對美國的區域盟友進行施壓，降低這些國家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意願。<sup>25</sup>另外，也可透過外交活動，改善中國與美國盟邦的雙邊關係，化解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敵意，進而改變其態度，使其拒絕提供美軍

---

<sup>23</sup>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4 (2001), p.19.

<sup>24</sup> *Ibid.*, p.22.

<sup>25</sup> 蔡明彥，〈亞洲的陰影：中國對美國軍事優勢地位之挑戰〉，《國防政策評論》，第6卷第3期（2006年），頁11-12。

前進基地與後勤支援。假如中國在與美軍發生衝突期間，能夠有效地透過外交與軍事行動影響美國區域盟友的態度，將讓美軍在缺乏盟邦支持的情況下，喪失介入台海情勢的意願與能力。

## 二、運作構想

中國軍方的「反介入」戰略，係基於「不對稱戰爭」的概念，因此想要擊敗擁有軍事優勢的敵人，必須要掌握若干原則，其中包括：避免與敵人發生直接衝突、掌握戰場主動、發動奇襲讓敵人措手不及、發動先制攻擊、打擊敵人關鍵弱點、以及升高衝突代價等。<sup>26</sup>透過這些「不對稱戰爭」的概念，中國軍方針對「反介入」戰略的實際運作，提出若干建議，其中較重者包括：<sup>27</sup>

### （一）攻擊敵人的 C4ISR 系統

中國軍方將美國 C4ISR 的資訊網路系統視為優先攻擊的目標，目的在干擾美軍的通訊與指管設施，讓美國部隊的運作陷入癱瘓。攻擊美國的 C4ISR 系統的目標包括軍事與民間部門，並且鎖定對敵人的陸、海、空各軍種的太空與網路系統發動「軟殺」與「硬殺」攻擊，以癱瘓敵人戰場識別系統、信息處理系統與指揮控制系統，瓦解敵人整體的指揮與作戰能力。

### （二）攻擊敵人電腦網路

中國軍方認為，電腦網路攻擊是在軍事上「以弱擊強」最有效的方法，其發動攻擊的方式包括：駭客攻擊、病毒攻擊、資訊污染、資訊干擾與資訊偵察等。中國軍方相信這類的電腦網路攻擊，將可成功地干擾美國的軍事運作，而這類的攻擊行動不只在戰時運作，也可在平時對敵人進行電腦偵察，滲透進入敵人的電腦系統竊取情資，以偵測敵人電腦系統的弱點，進而在戰時對敵人發動致命性的電腦網路攻擊。

---

<sup>26</sup> 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pp.27-44.

<sup>27</sup> *Ibid.*, Chapter 3.

### (三) 電磁脈衝攻擊

中國軍方主張研發「新概念」電子武器，包括高功率微波武器、高能激光武器、等離子體武器、動能武器與電磁脈衝武器等系統，用來干擾並且摧毀敵人的 C4ISR 系統。

### (四) 攻擊敵人衛星系統

解放軍認為，美國高度利用太空科技進行戰略偵察、通訊、定位與早期預警，因此可以利用「軟殺」與「硬殺」方式，對美國衛星系統進行攻擊。「軟殺」的方式包括對美國衛星系統進行干擾，「硬殺」的方式則包括利用反衛星技術，例如飛彈、定能武器與殺手衛星，摧毀美國的太空衛星。

### (五) 攻擊敵人後勤與運補設施

對敵人的後勤與運補設施發動攻擊的目的，在於延遲美國從其他地區增派部隊進入特定的作戰地區。由於美軍是支高科技部隊，這種部隊在戰場運作過程對於物資與彈藥的消耗量相當大，因此需要高度依賴大規模的後勤運補。至於發動攻擊的方式，則可利用彈道飛彈、巡弋飛彈、戰機、特種部隊與電腦網路攻擊，來癱瘓敵人的後勤運補系統。

### (六) 攻擊美國的空軍基地

中國軍方認為，攻擊敵人的空軍基地可以瓦解對方的戰力，也是掌握空中優勢的必要手段。攻擊敵人空軍基地的方式可包括：彈道飛彈、巡弋飛彈、配備精準打擊武器的戰機與轟炸機、特戰部隊以及滲透破壞行動。

### (七) 封鎖

封鎖的目的在於脅迫對手、孤立對手，以讓對手喪失作戰的意志與潛力。為了執行對敵人有效的封鎖，中國軍方認為必須爭取空優，假如無法取得空優

則可利用潛艦與水雷，延遲美軍抵達目的地的速度，達到封鎖的效果。

#### （八）攻擊敵人的海運線與港口

發動攻擊的目標可包括敵人的運輸船艦、港口、中繼港口，解放軍認為敵人港口是重要的攻擊目標，若能對敵人的港口進行有效封鎖，將能影響戰爭的結果。但由於敵人通常會在重要港口部署必要的防禦能力，因此為了突破敵人的防禦系統，解放軍十分強調發動奇襲的重要性。

#### （九）攻擊敵人航空母艦

解放軍相關研究指出，航空母艦是美國投射軍力最重要的平台，因此必須設法阻絕美國航空母艦在戰時的運作，盡可能讓美國航空母艦無法進入重要的地區進行運作，或是必須在作戰地區以外進行運作，以減損美軍航空母艦的作戰效能。至於攻擊的時機，解放軍認為美軍航空母艦在進行重新部署或是從事運補時最為脆弱；另外，航空母艦在通過狹隘水道時，或是海相惡劣時，都處於容易遭到攻擊的狀態。

#### （十）防止美國取得盟友的基地使用權

除了軍事手段以外，中國也重視透過外交與政治手段，阻絕並且限制美國在衝突發生時取得軍事基地。根據中國軍方的分析，較具體的作法可包括：瓦解美國所建立的同盟網絡，並且設法改善與美國盟友的關係。另外，亦可對美國的區域盟友進行嚇阻與脅迫，降低這些國家對於支持美國在台海地區運作的意願。

### 三、運作能力

中國軍方在理論上針對「反介入」戰略的運作提出許多建議，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中國軍方到底有沒有具備執行「反介入」戰略的能力。觀諸近年來中國

軍事發展狀況，以下幾個領域關係「反介入」戰略的執行能力，值得重視：

### （一）彈道飛彈武力

中國目前正積極投入新一代彈道飛彈武力的研發。在「洲際彈道飛彈」（ICBM）方面，中國已研發出「東風 31」型與「東風 31A」兩型新式飛彈，前者射程約 8,000 公里，後者射程約 12,000 公里，可輕易涵蓋美國本土。<sup>28</sup>發展戰略核武的目的，在對敵人構成心理壓力，達到實質毀滅與重大傷亡的威嚇效果，這種威嚇效果將有助於嚇阻未來美國派遣軍隊，進入解放軍的軍事運作區域。另外，中國也部署大約 70 枚以上的「中程彈道飛彈」（IRBM），射程可涵蓋日本，並且可對駐日美軍基地發動攻擊。<sup>29</sup>

在「短程彈道飛彈」（SRBM）方面，中國在其東南沿海地區部署大量的「東風 15」與「東風 11」飛彈，這些飛彈除了可對台灣進行打擊外，亦可嚇阻美軍進入台海地區從事運作。<sup>30</sup>中國除了持續增加彈道飛彈的數量外，也積極提升飛彈打擊精準度，引進衛星導引裝置，提升解放軍二砲部隊的飛彈打擊火力。<sup>31</sup>

彈道飛彈是種具有戰略意涵的武器，擁有發射後預警時間短、不易防禦的特性，加上能夠造成對手極大的心理震懾，成為中國用來「嚇阻」（deter）超強介入區域情勢或「脅迫」（coerce）周邊國家達成特定政治目標的利器。<sup>32</sup>

### （二）潛艦武力

中國解放軍的海軍武力尤其是潛艦部隊目前正大幅擴張，現階段解放軍海

---

<sup>28</sup> David M. Lampton and Gregory C. May, *A Big Power Agenda for East Asia: America, China, and Jap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 2000), p.7.

<sup>29</sup> *Ibid.*, p.9.

<sup>30</sup> Andrew Krepinevich et al., *Meeting the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Challeng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3), p.93.

<sup>31</sup>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4* (Washington, DC: US DoD, 2004), p.23.

<sup>32</sup> John R. Landry, "The Military Dimensions of Great-Power Rival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Paul D. Taylor, ed., *Asia and the Pacific: US Strategic Traditions and Regional Realities*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1), p.93.

軍各型潛艦合計約 70 艘，高居世界第三。<sup>33</sup>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間，中國每年約有 1 至 3 艘新型潛艦服役。在 2005 年，中國約有 11 艘新型潛艦服役（含 6 艘「基洛級」潛艦）；在 2006 年，中國有 5 艘新潛艦服役（含兩艘「基洛級」潛艦），使中國的新式潛艦服役總數達 28 艘（含「基洛級」、「〇九三」、「元級」與「宋級」）。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估計，至 2025 年時，中國海軍攻擊潛艦的數量將超越美軍在太平洋部署的潛艦總數。<sup>34</sup>

目前中國解放軍除了擴張潛艦武力規模外，也開始加強潛艦部隊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周邊海域的活動。2006 年 10 月與 2007 年 11 月，中國的「宋級」柴油動力攻擊潛艦兩度在日本沖繩附近水域跟蹤美國「小鷹號」航空母艦，並在「小鷹號」進入其魚雷和飛彈攻擊範圍內才主動浮出水面，顯示中國正積極研擬打擊美軍航母戰鬥群的戰法，以阻止美軍在東亞水域進行軍事干預。<sup>35</sup>此外，在 2007 年的 4 月與 5 月之間，中國海軍艦隊兩度繞行台灣周邊水域，向外界展現解放軍在台灣海域的運作能力。目前中國正尋求加強解放軍海軍的現代化，並且擴大在東亞水域的海軍活動，展現中國海軍艦隊綜合火力可對敵人海軍構成強大的威懾力，藉以讓其他國家的海軍不敢進入中國海軍的運作區域，達到「阻絕」與「反進入」的效果。

### （三）資訊戰（信息戰）能力

中國「以弱擊強」的不對稱概念，相當強調「信息戰」的重要性。有鑑於此，近年來解放軍作戰準備的重點，便以「打贏信息化條件局部戰爭」為目標，顯示中國已將資訊技術視為提升解放軍戰力、打贏現代化戰爭的主要工具。解放軍進行信息戰的重點，主要包括：摧毀敵軍的指揮系統、縮短戰爭運作時程、以及加強軍事運作效能。<sup>36</sup>

<sup>33</sup>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6*, p.30.

<sup>34</sup> John J. Tkazik, "China's Submarine Challenge,"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wm1001.cfm>

<sup>35</sup> 《自由時報》，2006 年 11 月 14 日；《中國時報》，2007 年 11 月 11 日。

<sup>36</sup>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6* (Washington DC: U.S. DoD, 2006), p.36.

目前解放軍正積極發展反雷達武器、電磁脈衝武器、電腦病毒等技術，試圖破壞擁有先進技術敵人在戰場上的指揮、管制與情報偵蒐系統。<sup>37</sup>同時，中國已試圖自俄國與以色列，引進高能雷射技術與發展反衛星武器，用來摧毀敵人的衛星與資訊網路。<sup>38</sup>2007年1月11日，中國成功地進行反衛星武器測試，發射中程陸基彈道飛彈，擊毀一枚在太空中距離地表800多公里的「風雲一號C型」氣象衛星，向外界展現中國的反衛星能力。

### 肆、美國「反介入」戰略的佈局

面對中國發展「反介入」的戰略與能力，美國方面表達高度的關切。美國國防部在近年來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書》與《四年時程國防評估報告》中，已多次對中國的「反介入」戰略表達關注。<sup>39</sup>美方認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大多集中在發展高科技武器、不對稱軍力、電子戰、反太空武器、彈道飛彈、巡弋飛彈與戰略武器等，相關武器系統的發展係為執行「反介入」戰略而來。尤其解放軍的C4ISR與太空作戰能力正持續提升，未來將能對西太平洋地區任何外國的軍事目標，施以精準打擊。<sup>40</sup>

面對中國軍力的快速發展，美國開始採取相關具體措施予以因應。首先，美國為因應中國軍方提出的「反介入」戰略，已越來越重視如何降低美軍在東亞地區遭受奇襲的脆弱度。美國蘭德公司針對中國的「反介入」戰略，建議美國政府必須加強軍事設施的防護能力，具體的措施包括：<sup>41</sup>

- (一) 提升美國空軍基地的「被動防禦」(passive defense)能力；
- (二) 在美國重要的軍事設施部署新一代的防空系統；

<sup>37</sup>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5*, p.35.

<sup>38</sup> Michael Pillsbury,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 the U.S.*(New York: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1), p.16.

<sup>39</sup>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6*, p.4, p.26, p.32;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7*(Washington, DC: US DoD, 2007), pp.15-18;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p.30.

<sup>40</sup>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6*, p.26.

<sup>41</sup> 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apter 5.



- (三) 將美軍空軍基地地點多元化，達到分散部署的效果；
- (四) 提高美軍軍事基地與設施因應敵人特種部隊攻擊的能力；
- (五) 降低美國海軍基地的脆弱性；強化美軍 C4ISR 系統的防衛能力；
- (六) 加強美國防範高空核爆與電磁脈衝武器攻擊的能力。

另外，在調整美國亞太駐軍方面，美、日「2+2 會議」已在 2005 年 10 月 29 日批准有關駐日美軍兵力部署調整的建議案。2006 年 5 月 1 日，美、日進一步公布《美日兵力部署調整執行準則》(US-Japan Roadmap for Realignment Implementation)，確定駐日美軍調整的具體計劃，包括調整美軍在琉球與橫田空軍基地的駐軍、重新部署美軍航母空軍聯隊、以及重新配置美軍訓練設施，提升美軍在亞太地區的機動性與打擊力。<sup>42</sup>同時，美軍也著手加強在關島的兵力部署，目前美軍已在關島地區部署B-52H重型轟炸機（配備AGM-56A空射型巡弋飛彈），並將核動力潛艦攻擊中隊與戰鬥機聯隊，移駐關島地區。美軍也計劃在 2012 年之前，將駐在日本沖繩的 8,000 名海軍陸戰隊員，移至关島部署，防止駐日本美軍部隊遭敵對區域勢力的飛彈威脅。<sup>43</sup>

在與區域盟友的防務合作方面，美國已著手加強與亞太盟友的安保合作關係，防止中國利用軍事與外交手段，離間美國與區域盟友的合作。美國亞太盟邦發展多邊安保合作，大致從 2005 年開始佈局，並在 2007 年進入具體合作的階段。在過去兩年內，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加強外交與安保合作的動作頻頻，主要的進展包括：

#### (一) 強化美日與美澳同盟

日本與澳洲是美國在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同盟伙伴。2005 年 2 月 19

---

<sup>42</sup> “United States-Japan Roadmap for Realignment Implementation Issued Following May 1, 2006 Meeting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involving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Japanes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aro Aso, Japanese Minister of State for Defense Fukushiro Nukaga,”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6/65517.htm>

<sup>43</sup> 同註 42。

日，美國與日本舉行「2+2 戰略對話會議」，公布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2006 年 3 月，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與日本外相麻生、澳洲外長唐納（Alexander Downer）首度召開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美方在當時便敦促日本與澳洲在亞洲安全議題上，與美國採取一致的立場。<sup>44</sup>

2007 年 2 月下旬，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出訪日本與澳洲，強調加強美日與美澳同盟的重要性。錢尼在與日本安倍首相會晤時，表達對中國軍費開支持續擴大的關切，並且批評中國軍事發展缺乏透明度。美、日雙方也同意未來將加強雙方的安保合作，密切監視中國的軍事動態。錢尼在訪問澳洲時，與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在 2 月 23 日召開「澳美領導人對話」

（Australian-American Leadership Dialogue），強調雙方將加強在防衛、反恐、情報等領域的合作。

## （二）日、澳簽署「安保聯合宣言」

在錢尼出訪日本與澳洲後，澳洲總理霍華德隨即在 2007 年 3 月 13 日訪問日本，與日本安倍首相簽署日、澳「安保聯合宣言」。日、澳安保聯合宣言的內容，主要包括：（一）制訂加強兩國安保合作的行動計畫；（二）加強兩國外長與國防部長的對話，建立日、澳「2+2」安保對話機制；（三）提升兩國在聯合國改革、反恐、救災與打擊犯罪等領域的合作；（四）提升日本自衛隊與澳洲軍隊在防衛領域的合作；（五）加強雙方在政治、安保與經濟領域的合作，建立全面的戰略伙伴關係。<sup>45</sup>2007 年 6 月 6 日，日本與澳洲兩國的外交與國防部長舉行兩國首度的「2+2」安保對話，針對雙方戰略與國防合作，提出具體的政策規劃。<sup>46</sup>

---

<sup>44</sup> “Condoleezza Rice’s Remarks with Australia Foreign Minister Alexander Downer, March 16, 2006, Sydney, Australia,”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63167.htm>

<sup>45</sup>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703.html>

<sup>46</sup> “Japan-Australia Joint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Joint Statement 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706.html>

### (三) 美印與日印發展戰略及防務合作關係

2005年6月8日，美國與印度簽署「防衛關係新架構」，宣布提升兩國在防衛與安全領域的合作關係。2006年3月3日，美國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訪問印度，承認印度核武地位，並且宣佈建立「美印戰略伙伴關係」。2006年5月25日，日本與印度簽署「國防合作協定」。2006年12月15日，日本安倍首相與印度辛格（Manmohan Singh）總理宣布建立「日印戰略伙伴關係」，並且成立兩國外長之間的戰略對話。2006年12月15日，日本與印度宣布建立「戰略伙伴關係」。

美國在與亞太盟邦加強安保合作關係之際，也開始在亞太地區推動區域性跨國聯合軍演。2007年9月4日至9日，美國、日本、澳洲、印度與新加坡等國的海軍在印度洋舉行大型聯合軍演，動員27艘船艦，包括2艘美國航母與1艘印度航母。這是繼今年4月美國、日本與印度在日本外海舉行海上聯合軍演後，美國亞太盟邦再度進行的多邊防務合作行動。根據中國媒體的分析，美、日、印舉行海上聯合軍演的目的，主要在於牽制軍力逐漸崛起的中國。<sup>47</sup>從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加強防務合作的一連串動作來看，這些國家正逐漸針對亞太地區面臨的安全威脅，建立起某種程度的共識。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不斷地提升彼此的安保合作，顯示這些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關切，有逐漸升高的趨勢。例如：澳洲在過去一直對所謂的「中國威脅」保持緘默，但在今年7月公布的國防報告中，首度指出中國擴張軍力將加深區域不穩定，並且批評中國在2007年1月進行的反衛星武器測試，將升高區域的誤解與不安。<sup>48</sup>對美、日、澳、印等國而言，「中國崛起」帶來的不確定性，在於中國戰略意圖不明，加上軍事投資不斷增加，因此開始採取「防範」（hedging）戰略，防止中國擴軍行動對區域安全構成威脅。<sup>49</sup>

---

<sup>47</sup> 《文匯報》，2007年3月6日。

<sup>48</sup>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 Defense Update 2007*(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 p.19

<sup>49</sup> 蔡明彥，〈布希全球戰略中的「中國因素」：矛盾認知與雙軌戰略的形成〉，《全球政治評論》，第18期（2007年），頁18-20。

另一方面，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發展跨國安保合作關係，反映出美國與亞太盟邦的合作已出現結構性的變化，逐漸從「雙邊主義」朝「多邊主義」發展。自冷戰時期以來，美日安保一直是美國維持亞太區域安全最重要的支柱。然而，面對中國軍力發展對區域安全情勢可能產生的衝擊，美國與日本正逐漸將原本的雙邊防務合作關係，擴及區域內其他具有共同價值的國家。

雖然目前美、日、澳、印之間的防務合作還沒有達到多邊同盟的標準，也沒有建立起危機與戰時的共同行動程序，但是各種戰略伙伴關係、安保聯合宣言與國防合作協定的簽署，顯示這些國家的安保合作正逐漸朝制度化的方向發展。美與東亞盟邦防務合作關係的強化，反映出美、日、澳、印等國已開始採取行動「防範」中國在軍力崛起的過程中，運用武力挑戰區域現狀與安全秩序。

## 伍、結論

中國的「反介入」戰略雖被視為針對台海情勢而設計，但從較廣的層面來看，「反介入」戰略的提出牽涉中國國力崛起後的區域角色與美中戰略互動等問題。中國軍方提出「反介入」戰略，反映在特定的衝突場景下，解放軍可能利用「不對稱」戰爭的概念，挑戰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優勢地位。

本文從美國在東亞地區霸權地位與軍事優勢的角度，分析中國提出「反介入」戰略的內涵與作為，並且探討中國「反介入」與美國「反反介入」戰略的角力。以下本文提出兩項綜合觀察，做為研究總結：

首先，從結構面來看，中國「反介入」戰略與美國「反反介入」戰略的角力，顯示美、中之間的安全關係已隱然出現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中國方面認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與軍事優勢地位可能對中國崛起或中國追求的政治目標，形成制約，而且美國在東亞地區加強與區域盟友的合作，乃是美國針對中國所進行的「軟圍堵」，此進一步限縮中國未來處理「台灣問題」的行動自由度。另一方面，美國則認為中國在國力崛起後，不斷增加軍事投資，已對區域現狀產生衝擊，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與美國區域盟

友的合作，防範中國的軍事發展威脅區域穩定。美國與中國在認知上的差距，導致雙方陷入「安全困境」，亦即美國與中國都認為各自的外交與軍事活動係基於「守勢」需求，但都將對方的外交與軍事活動解讀為「攻勢」作為，並且採取行動予以反制。

另外，從運作面來看，中國「反介入」與美國「反反介入」的角力，牽涉的不只是美、中之間的「軍事能力」競爭，還包括雙方「政治決心」的對決。中國「反介入」戰略的基本立論之一，在於美國不會為了非關鍵性的區域安全議題與中國開戰，因此中國只要展現決心，並且升高戰爭代價，便能讓美國喪失介入該情勢的意願。美國方面也知道必須展現維護區域現狀的決心，才能避免中國誤判情勢、輕起戰端。但是假如美、中雙方在展現決心的同時，未能維持戰略溝通與對話、建立雙方管理危機的機制，則在展現決心的過程中，可能反倒升高兩國在結構面的「安全困境」。

整體來看，隨著中國軍力現代化，美、中安全關係在結構面與運作面，正處於變動期，雙方都設法調整相關的外交與防衛政策，以確保本國在此地區的有利地位。在現階段，如何有效地因應中國軍力現代化帶來的潛在衝擊，但又不至於升高美、中之間的軍事對抗，已成為美國要確保東亞軍事優勢地位面臨的最大挑戰。

